# 芝園外集

續說林七

## 負暄林

漢靈帝召華陀使之治病陀旣察之言曰陛下之病病矣治者什一不治者什九帝曰何也陀曰心腹悶瞀湯液之所宣也四肢攣急鍼熨之所暢也榮衛耗損炳灼之所起也水火交蝕補洩之所調也此皆可以旦夕望効者也况陛下之疾未無乎抑未甚乎此陀之所能為也然而有不可治者陛下有眩惑之疾則不治大臣有貪蔽之疾則不治

將帥有刻剝之疾則不治藩鎮有跋扈之疾則不治宮寺有刼制之疾則不治有司有夤緣侵漁之疾則不治處士有黨同沽譽之疾則不治小人有附權干進之疾則不治百姓有困苦思亂之疾則不治凡皆翦藩衛之枝葉而傾社稷之本根者也雖百陀不能為矣無巳則以仁義為湯液以刑賞為針熨以紀綱為炳灼以政令為補瀉先朝廷而後四方先重大而後輕緩則庶乎其有瘳乎帝不能用遂及於難

漢宣帝厲精圖治綜核名實群臣多以罪廢魏相

言於帝曰夫人才行鮮能相兼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有跅弛之性而著奇節優弘濟之略者或跡于廉隅之飭寡中和之度者或長于弼亮之猷未可以一律齊也若以小眚而棄其洪謨以前愆而捐其後績則逸群之才不録而國家之楨幹孤矣今夫素絲之微纇也染以為玄黃黼黻則可以薦于朝廟白璧之微瑕也鏤以為瑚璉敦彝則可以享于神明大厦之朽棟以之削而為椽則不知其為朽也高岡之枯竹以之織而為籠則不知其為枯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如其有曾參閔子之行

而無益于理亂之數陛下亦安取而用之且前代之故陛下宜聞之矣或起之於屠釣或收之于耕車或録之於逃臣或拔之於亡命皆能以成王霸而顯功名奈何以一眚棄終身乎是使子思嘆于城之見棄而子野嗤朝廷之無人也

或曰今天下全盛土地不為不廣矣財賦不為不多矣而公私困乏大司農往往告匱其故何也曰子亦知夫食葉之蟲乎數仞之木其大庇牛其葉扶疏油然而陰人皆以為茲可翳天繁碩不知其紀也一旦蟲生其下以其枯葉綢繆而為巢已不

布種於枝上纏綿于曲隈寢緐寢息朝飲清露夕蔭涼風惟葉之為啗其始也以為無傷於木也未幾而容者跡茁者瘁油油者濯濯客過之曰不翦且害木主人恐其傷於榦也而不聽左右又從而撓之卒之族類日蕃而木之膚益瘠盤而[illegible]結槁且仆矣夫一蟲之微非能傷數仞之木也一木之傷亦非一蟲之力也積而不已木不益殘而蟲日益富故葉未凋而蟲殘其餘葉方榮而蟲蝕其潤其有能生者寡矣今夫國家之富非直數仞之木也冗食之蠹非直食葉之蟲也貂璫近幸植黨而

罔利非直左右之撓也以為無傷而不去吾恐國用之不復舒也

宋太祖承五代之亂問治于趙普普曰凡為治之道承小弊者補之承大弊者革之夏少康之於帝相商中宗之於雍已周宣王之於厲王所謂承小弊也補之而已矣漢高祖之於暴秦光武之於賊莽唐太宗之於亡隋所謂承大弊也非大更革不可陛下視今日以為小弊乎以為大弊乎昔有越人行舟而遇石梁屹然前障也艤以待潮潮溢而壅梁不沒者猶三尺也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

弱而幾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潮潮即至終不得進是使後人復笑越人也今若以治小弊者治大弊宜革而補是越人之類也鮮不困矣

有天妖者有地妖者有物妖者有人妖者日月薄蝕殞星雨血此天妖也山崩川竭水鬬石走此地妖也牛馬相生桃李冬華此物妖也若夫父子不親上下乖離則人妖也妃匹淫亂牝牡無別則人妖也少陵其長妻乘其夫則人妖也舉措不公直枉倒置則人妖也政令不信賞罰無章則人妖也

政險失民農惰失歲則人妖也行有死人朝有哭犬則人妖也四郊多壘燕樂無節則人妖也羣兇肆行竊持政柄則人妖也人妖不興則彼三妖者雖日至於前猶之無傷也人妖不除則彼三妖者雖無一至猶之亂亡也故九年之水不足以病堯七年之旱不足以病湯桑穀共生不足以病太戊雉雊鼎耳不足以病高宗桀之亡也以瓊宮瑤臺紂之亡也以酒池肉林隋煬之亡也以迷樓之建宋徽之亡也以艮嶽之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而迷其

途適遇牧馬童子問焉而得之黄帝異之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是故䥫濕之不除此害馬者也澡刷之不適此害馬者也水草之不時此害馬者也群偶之不恊此害馬者也蚊蝱之不屏此害馬者也若爲天下之害則尤有甚者焉膚回之作彌害也宫闈之干政害也左右之竊柄害也紀綱之不振害也牧守之無良害也上下之朋比害也役歛之不經害也號令之數易害也耳目之壅蔽害也賞罰之無章害也十害存而天下能治者

未之有也
人有言民生之休戚在守令守令之賢否寄監司
然而人不易知當何道以廉之曰入其疆而其俗
可知也入其都而其政可知也其尤可徵者將迎
以禮應對不阿供張取適饋餉有度此其人多賢
者也攣拳曲跽佞色諛詞供張綦飭饋餉綦腆此
其人多不賢者也是何也中無所歉形之為亢直
其不然者十而一二矣中有所歉形之為卑諂其
不然者亦十而一二矣今之監司反之佞巳者以
為賢直躬者以為不肖又何怪乎吏治之不修而

民生之曰棘也

國有五實亦有五空朝廷實而山藪空輔弼實而嬖御空公家實而私門空倉廩實而囹圄空百姓實而奸宄空此之謂治國邊藪實而朝廷空嬪御實而輔弼空私門實而公家空囹圄實而倉廩空奸宄實而百姓空此之謂亂國故曰王主積於民霸主積於兵衰主積於寵臣亡主積於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也

漁人捕魚於江數罟無罅縱橫數百尺數人挐舟引之其收也纖鱗細鬣囷不畢舉長寸以上無得

脫焉其傍艤舟而待者紛如也問之則曰吾儕聞而聚耳海丘子曰嘻亦太甚矣先王之制魚不滿尺不術而今乃取之於寸猶未已也而儕聞者又將繼焉何魚之被毒若是耶漁人曰子過矣子過矣魚無知之物也所以食人者也苟可以充市吾無擇焉耳民之有知固非魚比也有撫字之令有殘剥之禁又非若魚之不為厲禁也而長民者寀為之君銖銖而征之寸寸而科之曰拜見曰常例曰節儀曰寬限曰折紙曰免杖訟之入也覗賕賂為高下丞捕未已而簿捕之簿捕未已而尉捕之

尉捕未已而府幕捕之甚者大吏亦從而捕之膏血既竭而股及膚骨民將何以為命哉不是惜也而魚之為惜不已過乎

國初不設宰相委政六卿是　太祖之遠謨也以儒臣備顧問不假以權重是　成祖之遠謨也自三楊用而始竊政柄矣自眉州用而始絪苞苴矣自貴溪用而始專威福矣自分宜用而始亂紀綱矣至謂非翰林不入内閣非内閣不失機政既無以盡收天下之才又無以盡行六卿之職耳目日蔽而廢置不公即有王佐之才亦何以自見乎

燕饗之樂徵諸娼優非所以和上下也流於淫矣享祀之樂肄以黃冠非所以交神明也入於媟矣如以禮樂為治可無變乎

宗室之崇重於四民也是宗室之幸也非有大罪不廢祿食矣宗室之不齒於四民也亦宗室之不幸也雖有才賢無以自見矣間有甘豢養之安逞奢淫之習祿入既匱而衣食不給至傭丐以自活其於崇重安在哉嘗見周藩南陵王上書自陳願辭祿米得應科試其亦有激於此乎

管商霸者之佐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然商鞅

開阡陌而廢井田則壤成賦徵斂以時民未甚病
也仲乃課鹽筴而盡歸之官民始告病矣蓋鹽乃
天地自然之利非有藉於人力也民生所資以為
養不可一日闕也今專之公家厲禁日嚴而犯者
日衆是阱民而殺之也如不得已計天下鹽課歲
入之額加稅於戶口土田而盡弛其禁則官省追
捕而民免刑戮不猶愈乎

國家用人莫善於內外鈞勞莫不善於重內輕外
以職事則內官佚而外官勞以才能則內官未必
優而外官未必劣今乃過為軒輊不論其人為內

官者徼府之俾侈肆睢盱憑城社以作威福標榜柄以網苞苴已乃坐致卿孤身依日月人以天人目之爲外官者奔走風塵汨沒簿書伺顏色於撫巡偵風聲於京貴非抑心下首含垢忍尤即有隨夷之操龔黄卓之治卒無以自見間有轉徙內職者亦皆夤緣寵倖或鈎取聲譽固未有無因而至者也是故入仕版者營階地而不營職業求諸人而不求諸已欲以興太平之治不亦難乎謂宜改紘易轍一切視爲王臣內而小九卿也翰林科道也各部司屬也外而藩臬也府州縣也百司庶僚也

但以品級論資格不以內外為崇卑諸司有文學
者亦許改入翰林既得內外夠勞亦使練達政事
在內者自謂可以外也不得懷偃蹇傲僻之心在
外者自謂可以內也不得安苟且畢陋之習人効
靖共寘緣路絕其於圖治或庶幾矣或曰重內輕
外行之巳久可遽變乎曰前代未之有也國初亦
未之有也正德巳前有布政入為刑部尚書者矣
有知府入為刑部侍郎者矣有按察使入為大理
卿者矣有僉事入為大理寺丞者矣有副使入為
大理少卿僉都御史者矣有副使入為國子祭酒

者矣有知府入為府丞者矣此外官內遷之證也有內閣出為知府者矣有御史十二年出為知府者矣有都給事出為通判者矣此內官外遷之證也孰謂此非舊規乎

師儒之官凡以造士也惟文學足任啓迪惟德行足端範模惟勤敏足司督勸惟廉潔不責饋遺卻是而後教可幾也今此皆反之相見不以公服相謁不以德藝惟曰徵雞酒米貨以為固然此無他選授不精而考課之法不嚴也舊制歲貢不中者發原籍為民盡徵其所受廩粮久之一切不行及朝

覲黜陟則又率從寬假曰此給官也曰此以優言也夫責之造士待用任孰有重此者乎而如彼云云何也近尚書霍韜有減員之議太傅張孚敬有選貢之議行之一時風動學校未幾又告罷矣以朝廷清秩而加之耄昏無知之人以朝廷廩餼而授之汙濫無恥之輩此何理也謂宜嚴行選貢之法有不中者不以復學與之冠帶榮身免其終身更循其中者任有成績得與甲第出身一體遷陟科道部屬進而為京堂藩臬安知不有如閣老楊士奇尚書魏驥者出于其間乎學校之興亦可刻

期而望矣
薊邉之不靖以大寧之徙鎮也獨石之不靖以李家莊之失撫也陝西三邉之不靖以河套之不復也盖大寧之鎮即今所置朶顔三衛地也　成祖以其效順也徙鎮于内而盡以其地畀之其水草足以孳畜牧其肥饒足以廣樹藝又寵之以職官啗之以馬市覊縻之以朝貢凡以為我衛也今朶顔日強兼併泰寧福餘之地而有之往往勾虜入寇以馬市則肆侵奪以朝貢則逞要求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粮也此一患也李家莊之夾非大胡

種落也其始也帰附中國内以捍邊外以拒胡賊或告急我則發偏師援之以故大胡不得輙入吾境今也棄而不撫有急不援不勝大胡之侵暴日以削弱不得已而外嚮矣又不得已而導之内犯矣此所謂自撤其藩籬此又一患也河套之地其廣衰足以生息其險阻足以保障故我軍屯練畜牧之所諸鎮所藉以為聲援者也今乃為胡所據不能驅逐生息日繁而侵掠無忌我兵欲出彼則或跋其前或疐其後此所謂延盜而處于寢室也此又一患也然癰疽不可輕决猛虎不可徒搏將

圖恢復言之有寔心焉必也集天下之全力用天
下之真才籌之十數年之久庶幾其有濟乎
今之胡患亟矣講求備禦之策亦既詳矣而迄未
底寧晏則以事虛文者多而求實効者寡也禦胡
之策雖多其要不過曰信賞必罰選將練兵足食
而已今之賞非不行也然首級之獲或為勢豪之
攘奪或為貨賄之買求或易於私人之手或苦於
審驗之繁或格於冊奏之滯幸而得上於幕府幕
府難之又幸而得上於司馬部司馬部又難之恩
命之下多非死戰之人與其立功之年此賞之不

之罰非不行也然失機之罪坐文臣而不坐將領坐將領而不坐偏裨坐偏裨而不坐士卒獄既成矣不誅而繫之未幾則末減矣又未幾則錄用矣此罰之不必也今之將非不選也然以賄賂舉者十嘗八九以勇略舉者十不一二凡要地也善職也闕未出而先入賄以伺之矣闕既出而賄者又坌至矣奪其少者而與多者矣其不然者即有勇略亦不得用用矣亦不得久此將之選非其選也今之兵非不練也然帥臣扣月糧以充公費率丁口以入私囊心已玩易之矣其所操者朽

弓敗矢而已耳鈍戈壞甲而已耳其有馬者則以
石扼其胸餓而斃之以避調遣及驅之出戰則脫
巾求粮矣倒戈為鬭矣其遇敵也將方前而兵則
却將方危而兵則逸張逵岳懋韋之死蘇是也此
兵之練非其練也今之食非不給也然屢支以藉
費為患兵士以失期為憂方芻粟之營也而余買
之銀不至及銀之既至也而芻粟又以後時踊貴
矣芻粟貴利本色而強與折色芻粟賤利折色而
強與本色往往賤價以質券束手而授人君之何
兵不告困而樂於死戰也誠欲安內攘外以寧[illegible]

徼則盡袪前數者之弊為一切維新之政庶乎可也

士行貴廉廉如室之廉隅不可枉也亦如其有廉櫳室之所以障也所以飾也士而非此雖有他美亡足稱焉故周官之弊吏治也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夫是數者而必基於廉其重可知也世之衰也不務於德而欲是焉還有能以不貪為寶如鄭子罕酌貪泉以自誓如吳隱之者幾何人哉宋人有言古之仕者以留犢還珠為賢今之仕者以充車累載為能蓋傷之也至

於今則又甚矣黼藻其身而溪壑其心濫聽受以
私贖金枉訊刺以脅苞苴假傳送以窮漁獵儈市
奸以入免役溢賦額以詭餘羨浚歲目以竊公貲
猶之攫金都市目不見人倚門售謠錢至無擇賄
之爲也則橐而之京師鑽倖門馳勢轍貨行若流
而位之升也如鶱鷲翱翔青雲之上以明得意其民
蕩產破居然讟滿腹膺將訴之鬼乎以是求閭井
之安興治平之效胡可得也夫京師者四方之極
也監司者守令之綱也守者郡邑之綱也其則則
景表也其感則風草也如然明禁劾之令嚴誅[illegible]

之利苞苴絶於貴倖羅網徹於公明考課之法未
於其他而先徹其守曰某為上應旌擢必先其某
次之需以考績其不然者黜罰不貸其有坐以重
典盡徵其贓上下同心持之不變庶幾纖風之漸
殄乎舍是求治所謂皮之不存而毛將安傅者也
即宵旰孜孜亦何益矣
御史巡行天下凡以糾擿蠹弊興起治功甚盛舉
也至于今則太多矣有常差有添差有雜差罷遣
亦不一矣其老成識體竭忠宣力固社稷之衛也
間有政令紛紜各行其意有司無所適從一不便

也苛責禮文諸司廢其職事而日候謁於門下二不便也喜怒任情賢否倒置致使黜陟不得其當三不便也擅行訪察濫及無辜而網漏吞舟之魚四不便也巡撫之官歷練老成於地方事無所不得問今乃恣為陵駕動相掣肘即有猷略一不得施五不便也霍文敏公嘗言罷御史之差乃可致理言雖過激未必無謂也或又言各省設一巡撫擇忠誠練達者為之重其事權專其委任勿以宰部撓之勿以御史恭之久則璽書褒異進秩加祿又久則竟入為六卿之長以是求綏靖之效或庶

[illegible]平

命官圖治莫善於久任莫不善於數易昔洪水滔天下民昏墊患莫有甚此者矣而鯀之治水也九載弗績始詠而易之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古之制也漢之時爲官者率長子孫非傳假之也蓋久任行則在位者自謂非旦夕可以倖去也杜一切苟且之心而吏民知其久不可欺罔也不敢以巧詐相蒙治之所由隆也如突未黔也而遽徙之他其賢者方察知地方之故布畫條章未幾而代撤至矣即有嘉猷亦無以底成績其不肖者倖

其朝夕之可以脫去也綢繆貸充苞苴以為僉緣之計往往播惡於下民胡賴焉又况新舊之代也有什器之供有宴饗之費其行也有傳置之需凡此皆民之蠹也國朝自正德以前有司率以九年為限治行與等待以殊擢有闕則入大選銓注不以急缺聽補于時政平訟理而閭里無愁歎之聲其道繇此也其後吏部為小轉之例為急選之例而制始變矣至于今則為人擇官不為官擇人其視官司也猶之傳舍也身為過賓而非主之也其視職事猶借之也而非身司之也下車未幾而翹

首以望遷檄孰能盡綏字之猷而與治平之效乎此非天子主之於上宰衡賛之於下力爲變更吾未見其可也

莫難於禦戎亦莫易於禦戎將帥之貴選也士卒之貴練也騎乘之貴良也器械之貴精也城墉之貴嚴也堡壘之貴飭也芻粟之貴充也烽燧之貴明也不可以一不備也斯不亦難乎然其本則在朝廷而已進退之必公也賞罰之必信也紀綱之必正也政令之必中也賦歛之必均也惕厲之必勤也淫康之必戒也修之國都而達之四方上下

同德內外康乂猶之元氣既充而外邪不侵隄防既固而横流不潰斯不亦易乎故曰明主謹德四夷咸賓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之謂也不是圖也而惟瑣謀之求憂將釋乎自昔舞干之格白雉之獻有明徵焉周宣薄伐抑其次也秦皇漢武斯之為下矣民不見德而窮兵以逞海內虛耗能無土崩瓦解之患乎以今天下之大患無甚此者夫以全盛之力苟加之意何向不克策畫日多而困弊日甚其故何哉誠以怠荒之戒謹德之圖不可以不之先也昔人有言其備不在邊境而在號

兵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豈盡語哉
堂上遠於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知堂下遠於千
里有事一月而不知門庭遠於萬里有事朞年而
不知夫不知者宦官宮妾蔽之也左右便嬖蔽之
也宰輔回邪蔽之也言官朋比蔽之也四蔽交而
人君之耳目塗矣百里千里猶之為近也
日之麗天也無弗照也若在井中無以燭十步矣
目之在面也無弗睹也若在足下無以見尋丈矣
人君之居九重也明目達聰則無不聞也無不見
也若蔽於左右則無以察堂奧矣

衛戎有四盜冗籍冒粮餉漏軍情侵屯種此士卒之盜也剋軍士詐首級虛按伏避敵鋒此將帥之盜也尅錢穀隱耗弊没戰功掩敗衂此司府之盜也不公舉措不信賞罰不明功罪不正紀綱此朝廷之盜也然士卒之盜可簡而汰也將帥之盜可覈而治也司府之盜可按而祛也乃若朝廷之盜則末如之何也已故曰伐木不去根蘖乃復生治其本之謂也

孝廟優禮大臣視如一體于時一品腰玉者盈朝雖云百僚師師亦德意之所培植也間被論劾有

干清議不即譴斥必俟其自陳乃以溫旨俞允仍有人夫月米之賜甚盛事也閣老宜與徐公尊致仕家居壽屆七十命御用監製美玉帶雕刻壽字遣官致之會新補南直隸巡撫諭內侍俟辭朝日宣之面見語曰徐先生在家好生看顧巡撫至地方乃先謁徐而後上任其尊隆師傅若此蔑以加矣　武廟雖不親政事亦未嘗折辱大臣有致仕者恩禮無改於舊至嘉靖間議禮諸臣導之以威制臣工而禮意寖以衰薄矣然其初猶未甚也時兵部侍郎唐公胄有所論諫觸犯忌諱科道官詣

而謝曰此生葦事至煩公爭唐曰諸君職卑如不當言或被笞撻老夫嘗謹不過罷免而已唐果得言致仕蓋其時大臣廷杖尚未之有也迨其後則數行譴撻如笞小吏古所稱刑不上大夫者竟何如哉人夫月米槩為罷賜固其所也

嘗見會稽野史言國朝大綱之正超越前代然其間有未盡善者數事要皆輔導諸臣之責也　太宗入繼大統天與人歸市不易肆況以親代親非若更姓改物者比也于時遂肆青災之赦內外臣工各安其職其有不願仕者聽從所志勿復强逼

則聖德光明天下皆知靖難之舉計安社稷而非有所利之也計不出此而甘心於死節之臣擿之戮之夷其三族沒其妻孥雖有他日之悔亦何所及此其有遺慮者一也　景帝踐祚禦胡存國誠非得已于時不為易儲之舉分封其子使守藩國英宗之還以忠敬感動消其閒隙任忠賢而遠邪佞則彼此相安必無奪門之禍此其有遺慮者二也　英宗復辟乘輿亡而復返社稷危而復安愍　景帝之圖存念于讒諸人保障之力大加褒卹先顯令德此所謂如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

乃聽徐瑆石亨輩之邪謀以功為罪而誅戮大行為中興聖德之累此其有遺慮者三也　世宗以親藩入繼大統紹休鴻業追崇所生斷而行之亦無不可者而議禮諸臣過為激怒合朝臣工謫之黜之杖之戍之不復有一體之義是使刑罰不中而元氣消索此其有遺慮者四也余見而憮然曰斯言也殆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也　列聖有靈亦當不以為罪矣

昔淖齒弑齊湣王人曰齒不容於誅矣然而王亦有罪焉何也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

此天以告也而王不之知也嬴博之間地拆至泉此地以告也而王不之知也人有當闕而哭者此人以告也而王不之知也夫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欲無及得乎故災變之來非虛也董仲舒以為天之所以仁愛人君也愛之而不改則怒之怒之而不改則棄之矣故亡國敗家往往相繼不獨一湣王也嗚呼有國家者可無鑒乎

父母之於子也撫之畜之勤亦至矣然而子不以為勤也天地之於物生之育之惠亦至矣然而物不以為惠也君長之於民也教之養之德亦至矣

然而民不以為德也是何也有恩之恩恩之小者也私故也無恩之恩恩之大者也公故也今之民牧不惟不施之德也率猰㺄其民而殘之孜孜如不及是為有恩之恩乎抑無恩之恩乎

孝廟在東宮典璽局郎覃吉為承奉其人温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諸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

官王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 言適至東宮歎曰老伴来矣即以孝經自携吉曉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才讀孝經耳其見畏憚如此更官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為不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以後 孝廟聖德清明動遵成憲雖履質之純懿亦未必非豫養之力也

或曰昔之民也安今之民也病昔之吏也惠民今

之吏也厲民何也曰子知夫農與圃乎欲田之治也必求農師焉農師之治田有成法也若不循其法也而又竊食於田則易之矣欲圃之治也必求圃師焉圃師之治圃有成法也若不循其法而又竊食於圃則易之矣欲百姓之安也必求良有司焉有司之治民有成法也若不循其法而又竊食於民則易之矣今也法之不循而莫之易也竊食於民而莫之易也先者既去後者效之欲民之安得乎

建文君仁柔恭儉非失德之主也輔以賢相當不

至於改祚而齊泰黄子澄輔之則躁妄之人也豈於有為紛紛不靖改制度易官名更號令削藩封迄無虛日知　文皇之英武非可易制也乃因周王得罪而勸建文併除之入臨至淮而勒令歸國世子来朝而留以為質又觀兵開平諸鎮又更置北平守臣當是時震隣之戒履虎之危　文皇懼之深矣其所以切齒于二人而欲食其肉者何如也故兵之興也首以討君側之惡為名盖必誅而無赦者也雖欲逃死得乎微此二人則　太祖宗社無震驚之患　建文無狼狽出亡之虞華除諸

臣無騈首就戮之禍是二人之死固其所也論者不察往往沒其實而褒之與方鐵諸人同科非是非之斷案也

蟾蜍處月而賊月桑蘿木生而賊木以其勢之便也城狐不可以灌社鼠不可以薰以其患之在中也宦官之為國家禍何以異於是我 太祖深鑒前弊為之禁令此輩但供守門傳命灑掃使令之役不許干與政事豎牌宮門以垂永久貽謀宏遠矣當是時其名無聞也永樂中馬雲孟驥諸人始有名矣然猶未用事也宣德中 王瑾劉永成諸人

稍稍用事矣然猶未專政柄制國命也至正統初
英廟幼冲王振掌司禮監擅作威福事體始大
變矣凌辱大臣賊殺忠良播遷乘輿國鼎幾揺其
禍可勝言哉景泰中時則有若單增天順中時則
有若曹吉祥牛王成化中時則有若汪直王敬梁
芳尚銘弘治中時則有若李廣楊鵬苗通高永正
德中時則有若劉瑾馬永成谷大用羅詳魏彬丘
聚此皆蟾蜍桑雍之流也内以蠱惑君心外以濁
亂朝政國之所存者倖也按菽園雜記洪武中内
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

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而干權亂政自此始矣是其禍始於教之讀書也蓋其初職專辦內府事未有出差者也宣德間有出差者矣然事完即回亦未有定設者也既而邊方鎮守矣京營掌兵矣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造等事無處無之此輩既無子孫之念又不圖身後之名非剝人以自肥則逞慾以肆毒國家亦何利而用之乎間有忠謹向上如阮安金英懷恩王岳輩蓋千百之一二也

古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瞽御獻箴矇誦詩
凡以廣求言之路也大臣不言而責之言官言官
不言而群下始誦言之蓋皆忠憤之發耳在人君
所當奬勵而不可誅譴者也如洪武中首言防制
宦官則與史焉堅也景泰中撮歷代直諫盡忠守
節之士與宦官恃寵亂政之跡録成忠義集以進
則天城衛令史賈斌也言上皇北狩南還奉迎禮
當從厚則千戶龔遂榮也言車駕不宜臨幸隆福
寺棄儒術而重佛教無以垂範後世則太學生楊
浩也言王振建寺奉佛肇致大禍請自今勿嬖近

習凡內臣修蓋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廒勿復興作則太學生姚顯也言黃竑易儲之說不宜聽章綸鍾同復儲之議不宜罪則進士楊集也天順中言袁彬不宜下獄并條陳門達不法二十餘事則漆工楊塤也成化中言萬歲山不宜架棕棚以備登眺則太學生虎臣也正德中言天象不利陰冐於陽為臣欺君下叛上宜罷嬉戲遊獵指切劉瑾則五官監候楊源也肉袒露刃于胷以死諫南巡則金吾備指揮張英也夫此諸人者非有言責也非股肱心膂之臣也非以身任國家之利害者也

而言人所不敢言甘以身冒斧鉞其時為大臣居
言路者能無愧乎
永樂時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
法司積獘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獘
但御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
若使憤密御史言之於是得御史鄭真入奏衆皆
股慄免冠請罪諭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洪
熙時准兵部尚書李慶奏欲給朝覲官孳牧馬疋
楊士奇力陳不可上曰慶幾誤朕小頃即批出嚴
之既而內批兩日不出兵部督領馬甚急士奇復

申奏上曰吾偶因事稽緩耳是日午刻上召士奇
諭曰内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覩李慶呂
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恐為衆所傷故不欲
因汝言而罷此令今得陜西按察使陳智疏言按
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嵗徵駒
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以此為名爾就擬此草勑
止散馬士奇扣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
矣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多不
識大體不足語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君觀　成祖　仁宗之處此其所以保全臣下

者至矣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三終

藝圃外集卷之二十四

續說林八

可徵林

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黄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易天其星張翼軫地有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西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

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土有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域有九塞大汾冥阨荊阮方城殽井陘疵屬居庸澤有九藪具之吳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風有八等東北曰炎風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一曰明庶風東南曰熏風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一曰凱風西南曰淒風一曰涼風西方曰飂風一曰閶闔風西北曰厲風一曰不

周風北方曰寒風一曰廣莫風水有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

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天曰圓靈又曰大圓地曰柔祇又曰方輿日曰朱先又曰朱羲日陽靈曰曜靈日初出曰昕日中曰亭午落日曰頹陽日入處曰咸池又曰蒙汜日反照東

光在上曰亙景在下曰倒景日中烏曰踆烏月曰望舒又曰夜光月御曰纖阿月未成明曰朏月朔見東方曰朒月晦見西方曰朓列星曰恒星帝車舍星曰天潢織女曰天媛北斗七星曰九魁第一星曰天樞第二曰璇第三曰璣第四曰權第五曰衡第六曰開陽第七曰搖光第一至第四星曰魁第五至第七星曰標嵗時日月星辰曰六物日月之會曰辰日月曰二紀五星曰五緯又曰五部日月星海曰四望天地四方曰六合又曰六幕八方曰八埏風師曰箕伯又曰飛廉南風謂之凱風東

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
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風與火為庉迴風為飄日出
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曀帝所清冷
之風為雄風羅巷揚塵之風為雌風清而不及地
二三尺曰君子風將雨至急風曰少男風將雨初
來微風曰少女風三月風曰陽風仲夏風曰黃雀
風夏曰涼風秋曰商風又曰素風雲師曰屏翳潭
雲曰鮮雲舒行之雲曰泄雲將雨雷曰離畢之雲
雷師曰豐隆霹靂曰疾雷疾雷曰霆霓雨師亦曰
屏翳一曰萍翳三日雨曰愁霖久雨曰霖瀝又曰

澀霖六月大雨曰濯枝雨暴雨曰涷小雨曰霡霂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蝃蝀為虹蜺為挈貳

黃帝定星曆正閏餘以肇歲事尭定四時成歲正之為言政也王者改朔以出政令也占年者一日雞二日狗三日羊四日猪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朗溫和則蕃息安泰之候也陰寒慘烈則病疾衰耗之候也分至啓閉謂之八節分謂春秋分至謂夏冬至也啓謂立春立夏也閉謂立秋立冬也夏至陽之極也日長而短之始也冬

至陰之極也日短而長之始也伏者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秋以金代火而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夏至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是謂之三伏也臘者獵也田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也或曰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又曰合也合祭諸神也冬至後第三戌日是為臘日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初曰臘已後為嘉平漢改為臘漢郊祀志有伏祠是曰伏曰臘皆所以祭祀也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為節寅之半則為中五日為一候

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有七十二候也三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也月建以斗杓所指十二辰之位也閏月則指兩辰之間端午者午為天中五月為午故曰端午重陽者五陰方盛一陽將謝故為重陽以存陽也或曰陽窮於九也春出土牛以勸耕告立春在十二月望前策牛人近前示農早也月晦及正月旦則在中示農平也在正月望後則在後示農晚也祓禊鄭國之俗以三月上巳于溱洧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寒食冬至後

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周禮司烜氏仲春禁火於國中以季春將出火也競渡荊楚以五月五日為屈原投汨羅以死人傷悼之乃於是日以舟檝拯救是其遺俗也百索五月五日以綵絲繫臂辟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長命縷一名辟兵符一名五色縷一名百索又曰示婦人蠶功成也曰六辰謂從卯至申也曰五子謂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也曰陽九百六謂四千六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故曰陽九之厄又云物入元百六歲有厄故曰百六之會

也江南曰梅者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黲敗人衣服也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未知孰是

太歲在甲曰閼逢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而未通也在乙曰旃蒙旃蒙冒也言萬物萌動蒙甲而出也在丙曰柔兆柔輭也兆龜拆之兆言萬物生枝布葉也在丁曰強圉言萬物剛勝也在戊曰著雍戊在中央主和養萬物也在己曰屠維言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章明也萬物

畢生至秋而章明也在辛曰重光重再也光新也言萬物將就成熟而再新也在壬曰玄默言歲終包任萬物而深藏也在癸曰昭陽昭顯也言陽氣始萌萬物將顯也太歲在子曰困敦困混也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無芽蘖也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起而萬物無不順其性也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也在卯曰單閼單盛也閼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自止也在辰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言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也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方

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也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皆盛壯也在未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而炎氣漸和合也在申曰涒灘涒大也灘修也言萬物皆修長其精氣也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言萬物皆將陊落也在戌曰閹茂閹蔽也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也在亥曰大淵獻淵者藏也獻者迎也言萬物終於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也又有月陽名月在甲曰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己曰則庚曰窒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又有月名正月為陬二

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皐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其義則未之詳也

天子有天下者之通稱謂其父天母地而為之子也其稱皇者君也美也大也煌煌人莫違也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廖廓與天地通靈也其稱帝者諦也象可承也又曰德合天地而稱帝也其稱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又曰仁義合而稱王也其稱伯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

也又曰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也通天下之爵有五等天子而下有公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公之下侯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侯之下伯伯者百也君百里也伯之下子男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任上下之事也國中之爵凡六等君之下卿卿者章善明理也卿之下大夫謂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大夫之下有上士中士下士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識古今辯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上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庶人稱匹

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

王者之所不臣者有五祭尸不臣方為尊者攝也授受之師不臣尊師重道執弟子之業也將師用兵不臣國不可使外治兵不可從内御欲成其威一其令以靖方國之難也三老不臣五更不臣欲率天下以為人子弟之禮也王者之臣其不名者有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者不名諸父不名諸兄不名盛德之士不

名

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宮者中也言處都邑之中也又曰方也為宮必以雉堞方正也室者宮之室也室其外也宮其内也曰殿者共也衆屋擁從如軍之殿擊也秦始皇作朝宮謂南先作前殿阿房漢因之乃有咸德明光等殿蓋自秦始也曰廟者貌也朝也追報而朝之也黃帝昇天群臣思之無已乃取几杖立廟此廟之始也曰堂當也當正陽之屋也又曰堂明也謂明禮義之所也管子曰軒轅有明堂之議蓋自黃帝始也曰房方也室内之

方正也又曰防也防風雨燥濕也又曰室也室在
傍者也尚書顧命有東房西房葢周制也曰廊周
書作雜曰五宮明堂咸有重廊漢武策曰舜遊岩
廊釋者曰堂邊曰岩殿下外屋曰廊葢自唐虞始
也曰庭朝中也列子曰黃帝居大廷之館此庭名
之始也曰觀觀者言可以觀望於其上也黃帝置元
始真容於高觀之上周有兩觀春秋之兩觀災是
也宅者人所宅也堯典曰宅嵎夷禹貢曰降丘宅
土西征記曰蒲阪城外有舜宅是宅之名所由起
也曰樓者史記方士言於漢武帝曰黃帝為五城

十二樓以候神人帝乃營樓是樓之名所由起也曰閣者黃帝時鳳凰巢于阿閣是閣所由起也曰序者東西墻內曰序所以序別內外也書曰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商學曰序蓋自商始也曰齋者漢宣帝齋居决事是齋所由起也後世呼讀書舍為讀書齋蓋自晉殷仲堪讀書池北舍始也曰邸者宿也漢書言代王馳入代邸史記封禪書言天子朝諸侯于甘泉作諸侯邸是也曰第者有甲乙次第也史記齊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漢高祖詔賜列侯二千石大小

房室是也曰庫甲兵所藏也曰帑金帛所藏也曰府文書所藏也皆三代之制也曰臺榭者觀四方之高曰臺有木曰榭黃帝破蚩尤因立臺榭蓋其始也曰亭者秦制十里一亭漢西京苑內有望雲亭東京有金吾公亭是其始也曰城池者漢書言神農之教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是其始也曰郭者鯀造郭以守民是其始也曰坊者方也言人所居之里為坊也又曰方類也方以類聚居者必求類也漢洛陽故宮有九子坊則其名亦漢以前有之也

三代以上王言有典謨訓誥誓命凡六等總謂之書漢初定儀制有四其曰戒勑令勑是也自此帝王命令始稱勑唐制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而名遂定矣曰詔者教也所以詔教天下之民也三代時未有詔文至秦始皇而李斯議命為制令為詔漢因之而詔文始盛矣其曰鳳詔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啣于木鳳口中而頒之宋朝大禮御樓賜赦亦用其事自石氏始也曰誥者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聞知也尚書湯誥夏作誥其始也今言告身者謂已身受

其告令也曰制者正也禁也斷也言君上用人之式命制而行之式禁制而止之也古者有命無制凡命皆制也曰黄者制勅施行皆用白紙多為蟲蛀唐高宗始令尚書省頒下諸州縣勅並用黄紙故稱黄也曰冊命漢儀有四一曰策書策簡也即今之冊命也曰檄者激也以辭旨慷慨發動人也蓋始于周穆王令蔡公謀父為威讓之辭以責狄人也曰宣麻唐開元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專掌内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此宣麻之始也曰教者取敦數五教之義漢制王侯及郡國長吏

凡令于所部皆稱教皇后亦稱教旨此教自漢始也曰表者白也言以情旨表白于外也唐虞敷奏以言即章表之義也漢世有章駁表奏四等是表爲漢制也曰上書七國時臣子言事于君皆曰上書秦改曰奏今亦云上書又通於臣下也曰移者始于劉歆移文太常博士孔稚圭因有北山移文此移牒之始也曰關者唐制諸司相質問謂關通其事也宋神宗行宫制亦用之歷代因之者也曰露布者後魏每戰攻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于漆竿之上名爲露布又後漢桓帝時地數震動

李雲乃露布上書晉桓温北伐喚袁宏作露布謂不封其書也曰啓者董卓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啓事然後得行此啓事得名之始也 曰簡者始於詩言畏此簡書簡書者治竹為書作簡以書後人用紙亦名簡以通慶弔問候之禮也

詩之諸體皆本於三百篇但語有多寡句有短長非可以一體目之也後人因之而支流多矣四言古詩始于漢之韋孟五言古詩始于漢之蘇李七言古詩始于漢武之栢梁七言律詩始于唐太宗之送來濟尚書五言絕句唐人效六朝子夜歌等

作而為之六言王摩詰效顧陸而為之七言絕句唐人踵六朝而為之長短句唐人踵甯戚南山與薤露笑歌而為之漢魏及唐歌詠雜興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怨要之皆六義之餘也詩餘律詩之衰也律詩古詩之衰也古詩三百篇之衰也

菉園外集卷二十四終